

智夺扎嘎岭



智 夺 扎 嘎 岭

刘 正 华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青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375 字数: 53 千

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300册

统一书号: R 7089·208 每册: 0.33元

序 歌

当草原上春天的曙光出现之前，
黎明时还会有一阵寂静的奇寒。

—— 蒙古族民歌

一股凶狂的风暴，肆虐在宝力格草原，象多少个马哈禽（注）兴妖作恶。它们掀起尘沙黄土，遮蔽了湛蓝的春天；吹断了刚刚吐绿的草木枝条，污染了娜仁乌拉大山美丽的容颜；撵跑了南来的队队大雁，把爱唱歌的百灵鸟也刮得不见踪影……草原上一切美的形象都受到了摧残。它们拼命地冲撞，疯狂地嘶叫，张开大口要吞没整个草原。

娜仁乌拉啊，娜仁乌拉，翻成汉语叫太阳山。太阳山上的太阳长期被乌云遮挡，太阳山下的牧人更感觉不到太阳的温暖。

宝力格哟，宝力格，蒙语的意思是清泉。从娜仁乌拉山上流下来的那股圣洁的泉水，低低地吟唱着凄凉的长调，它载着牧人的忧愁，一直流向遥远的天边……

（注）马哈禽：蒙语，人死后变成的妖魔。



此刻，灰蒙蒙的天空下面，突然发出几声枪响，惊起了草地上的小鸟，它们惊恐地钻入了天空。紧接着，从西北方向的地平线上，跃出一个黑点。这黑点象一支离弦的箭，瞬间，便清楚地射向宝力格草原的阿拉腾河岸。黑点越来越近，变成一匹大黑

马，在阿拉腾河北岸上拼命地奔驰着。骑手是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。他那深栗子色的自来卷发，在额上跳跃，浓眉下那一双圆圆的深褐色大眼睛里，闪着复仇之后快活的光亮，端正的鼻梁下那张倔强的小嘴，绷得很紧。他不时机警地回头张望。他的头顶上，又飞过了几颗子弹。枪声响处的一里外沙滩上，有五六个骑马的匪徒，向他飞快地追上来。马上的人，端着步枪朝他射

击。小骑手撒开缰绳，娴熟地向前飞奔着。这大黑马剽悍、有力，再加上小骑手机灵敏捷，追兵和他的距离拉得越来越长了。在小骑手的马后不远处，还跟着一只大黑狗。这黑狗也跑得特别快，它边跑边回头愤怒地向后边汪汪地叫。突然，不远的前面又发出几声枪响，黑色的大骏马长嘶一声，扬起了马鬃，一双前蹄腾空而起。小骑手紧紧贴在马背上向前张望：在河岸的东北方向，迎面上来一支马队。他们望见跑过来的小骑手后，朝天鸣了几枪，呼拉一下子，二十多人的马队，撒成了一个弧形，象一张大网似地向小骑手张开。小骑手焦急地望着前面意外出现的马队，又回头看看就要追上来的敌人，他那双燃烧着火苗的眼睛里，闪着坚毅的光。他轻蔑地哼了一声，用牙齿咬着下唇，拨回马头，面向阿拉腾大河，扬起马鞭，双脚猛弹马肚，烈马猛地向前冲去，冲向陡峭的河岸边纵身一跃，连人带马腾空坠入波涛滚滚的阿拉腾河里去了。黑色猎狗朝着大河着急地狂吠，匪徒朝它开枪，它避开枪弹钻进哈木尔丛中。

目 次

序 歌..... (1)

当草原上春天的曙光出现之前，
黎明时还会有一阵寂静的奇寒。

第一章..... (1)

山崖的雏鹰，不怕狂风暴雨，
受苦的牧童，能经得住打击。

第二章..... (21)

恶狼老叼羔羊哟，难免落入陷阱，
恶人做了坏事哟，总会受到惩罚。

第三章..... (34)

看人不能先戴种族的眼镜，
哪个民族里都有善人恶人。

第四章..... (54)

当猛烈的山风吹进深山之后，
灰狼往往在小路上阻击猎人。

第五章..... (66)

未曾跋涉长途的驢马驹哟，
你最容易跳入那虎穴狼窝。

第六章..... (86)

高原雪山貌似强大，

春风吹来即将融化。

尾 声..... (99)

在百灵鸟尽情欢唱的时候，

明媚曙光照亮了整个草原。

第一章

山崖的雏鹰，不怕狂风暴雨，
受苦的牧童，能经得住打击。

——蒙古族民歌

(1)

啊，那刚落入阿拉腾河里的小骑手死了没有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是因为什么？……

且听我唱一支老额吉（注）爱唱的《崩勃莱》（注）：

马头琴悠扬又豪迈哟，崩勃莱，

如火的故事燃胸怀哟，崩勃莱；

水流千里总有源哟，崩勃莱，

听我细细讲明白哟，崩勃莱。

……

延绵叠嶂的娜仁乌拉山，静静地伏卧在祖国西北高原的宝力格草原。山前有宽阔湍急的阿拉腾河。河南岸那稀疏的村庄里，大多住着汉民，也有回民。他

（注）老额吉：老妈妈，老大娘。

崩勃莱：蒙古族的一种民间说唱调。

们靠种地、打鱼或摆渡为生。河北岸基本上都是蒙古族牧人放牧的牧场：沿河西上，是广袤的大沙漠，顺水东去，是一片荒原。山里面有幽暗的深谷，也有高山峻岭；有能出入的道道山沟，也有一片接一片的牧场。这里的牧人们世代代过着逐水草飘泊的游牧生活。常年伴随他们的有：盘旋在山头的鹰和翱翔在空中的巨雕。狐狸和野兔集结在红柳丛里，石羊和团羊成群集伙地从山上跑下来饮水。还有阴险的大灰狼——群——伙地出没在阴沉的峡谷里，伸着舌头在寻觅食物……

一九五〇年春天的一个夜晚，整个宝力格草原被一片宁静的恐怖笼罩着。当夜幕从娜仁乌拉山上落下来之后，除了远方偶尔传来几声凄凉的牧羊犬叫声外，再也听不见什么声音。月亮钻出了东山，那淡淡的月光，射向娜日苏山沟的一个山坡上。山坡上有几棵苍劲的大松树，树下边静静地坐着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。他穿着的蒙古皮袍上扎着一条蓝腰带，脚上穿一双生牛皮靴子。银色的月光，勾出了他那英俊的轮廓，深栗色的头发在他额上卷曲着，那双带着稚气的深褐色眼睛里面闪着仇恨的光芒，望着树下新堆起的三个坟墓……

这男孩子名叫额尔敦，是宝力格草原工作组组长郝雅尔的儿子。两天前，他阿爸和两个战友，被围

进宝力格草原的匪徒杀害了。这两天，额尔敦的眼泪已化作复仇的烈火。他已磨好一把锋利的蒙古刀子，插在牛皮靴子里，要瞅机会把它插进白音色楞的肚子里去。这家伙实在太可恨了！额尔敦每想起白音色楞那副狰狞的面目时，气得眼都发黑。就是这个家伙领着匪徒杀死了阿爸！额尔敦一想到阿爸，往事就象一股热浪在他胸中撞击，阿爸那亲切的面容，又化作两颗大大的泪珠，越出了他的眼眶……

那还是在春风刚刚吹出一片嫩绿原野的时候，樱花也纷纷地开放了，阿爸带着工作组来到了宝力格草原。他们都是军人，五个人骑着五匹骏马，个个都是整齐的军装，帽徽上红五星闪闪发光。受尽煎熬的阿妈看清是阿爸真的回来了，高兴得眼睛里直转泪花儿。她推了推额尔敦说：“快去迎接阿爸！”

额尔敦腼腆地朝阿爸走过去。阿爸兴奋地向大家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额尔敦，都长成小伙子了！”说着便一下子把额尔敦抱起来，亲了一口。

额尔敦见跟着阿爸的军人里还有一个年轻的阿姨，便挣脱阿爸的怀抱，跑到阿妈身边去了。大家望着额尔敦害羞的神色哄然笑了。额尔敦见阿妈正一边烧奶茶，一边擦眼泪，还不时整理着身上那破烂的袍子，轻轻地抚着额前那蓬乱的头发，偷眼瞅着阿爸。

阿妈名叫斯琴，善良、诚实、勤劳。这些年，额

尔敦的阿爸一直不在家，阿妈吃了多少苦啊！额尔敦他已懂得疼爱母亲，这两年，他的个子渐渐长高，力气也渐渐增大，给阿妈减轻了不少负担……

阿妈和额尔敦杀了一只羊，娘儿俩又忙着做手扒羊肉。

朋斯格爷爷闻讯赶来了，他握住阿爸的手，久久不放开。额尔敦很喜欢朋斯格爷爷，朋斯格爷爷是草原上的长者，也是阿爸最知心的朋友。他勤劳朴实，性格深沉。不过，他一旦拉起马头琴来，就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了。他能唱很多很多的民歌。额尔敦记得前几年阿爸偷偷回来时，常常和朋斯格爷爷聊到深夜。阿爸讲：“延安……我们的党……我们的部队”，额尔敦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对于他们谈话时那激动憧憬的神情，至今还记得很清楚。这几年，每当额尔敦母亲遇到困难时，朋斯格爷爷都给以真诚的帮助。

朋爷爷刚刚坐下，白音色楞也来了。他还扛来一桶马奶酒，一进门就高叫着：“草原上的雄鹰啊，勇敢的骏马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斯琴勃日根（注）这回该高兴了！给郝雅尔大哥做什么好吃的？”

阿妈象没有听见他说话一样埋头干活儿，阿爸把他请到毡子上坐了下来。

（注）勃日根，蒙语，嫂子。

额尔敦很讨厌白音色楞这个家伙。你看他那双距离很远的小眼睛，平平的鼻子，扁扁的大嘴，叫人一见就恶心。他每来到他们毡包，阿妈总是把额尔敦叫到身边干活儿，不让离开。虽然阿妈没讲什么，但渐渐长大的额尔敦已意识到阿妈很厌烦这家伙，并且害怕他到家里来。所以，每当他出现在额尔敦家时，阿妈便拉下脸来，不讲一句话，额尔敦也用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怒视他，逼得他灰溜溜地走了，很久没有再来，这次阿爸回来，他突然又来了……

工作组里有西勒胡叔叔，他是东部区蒙古族人，二十来岁，长得很精干，比额尔敦高半头。在西勒胡旁边坐着两个又高又壮的汉族叔叔，胖一点的叫高尚俊，瘦一些的叫张继新。那个年轻漂亮的阿姨叫阿拉腾查干。阿爸说她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人，在部队里是额木其（注），在工作组里做文书工作。这位阿姨蒙语和汉语讲得都很流利，而且嗓音也柔和动听。他们都和阿爸一样，穿着草绿色军装，腰里扎着皮带，军帽上有闪亮的红星。最使额尔敦羡慕的是，他们除有大枪外，每人还佩有一支带皮套的小手枪。

阿爸给这偏僻的家乡带来了久盼的喜讯：——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城已经和平解放了！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中国人民从

（注）额木其：医生，这里指卫生员。

此站立起来了！今后我们草原上所有的奴隶都没“罪”了，再不受王爷、巴彦（注）的剥削了，我们也要站起来做草原的主人！也要建立我们宝力格草原贫苦牧民自己的红色政权！

阿爸讲得很激动，他脸上泛起了胜利的红晕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眼神和语气变得深沉而坚毅了，他说：“虽然全国都解放了，但是建设和保卫我们的政权，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蒋介石不甘心于他的失败，派遣了特务和死顽固分子进行捣乱和破坏，组织土匪武装，继续烧杀掠抢，千方百计阻挠新政权的建设。我们要进行宣传，组织群众，配合大部队，彻底击溃一小股反革命暴徒的动乱……”

额尔敦听着听着，激动得心儿蹦蹦直跳。没等阿爸讲完，他便出来骑上马儿，找他的小伙伴们去了。不多时，便从白云下的浩特（注）里飞来六匹骏马，额尔敦带着他的小伙伴们，象赛马似地挥舞着马鞭子，马蹄子在这寂静的草原上擂动着欢乐的鼓点。他们在额尔敦家的毡包前停住了，一个个象轻燕似地飞下马鞍。他们中间有“机灵鬼”敏珠儿、“楞小子”朝鲁、“生马驹”伊河、“酸枣骨儿”彤乐歌和“小李子”阿力玛。这一伙半大小伙儿和半大姑娘，唧唧嘎嘎

（注）巴彦：牧主。

浩特：村子。

挤进毡包，小毡包里很快就沸腾了！

阿爸和阿妈向贵客们一一介绍了额尔敦的小伙伴。紧接着，帐篷外又传来阵阵的马蹄声。草原上的消息象长着翅膀，乡亲们听说郝雅尔带着解放军战士回到宝力格草原，都奔走相告，纵马而来。

毡包里奶茶飘香，奶酒芬芳，银碗高举，歌声荡漾。宝力格草原牧人的酒桶里装的都是歌啊，每碗奶酒都能引出一片歌声。朋斯格爷爷拉起了悠扬的马头琴，美妙的琴声象冰消雪化的春水在流淌。满毡包的老小牧人都唱起了民歌，歌声象开闸的潮水在激荡。

热烈的掌声中，阿拉腾查干她也唱起了鄂尔多斯民歌《黑缎子坎肩》。白音色楞大声喝彩，他的脸被酒烧得变成猪肝子似的颜色，两只发了红的小眼睛贪婪地盯着阿拉腾查干狂笑。当查干那媚人的眼睛从他脸上扫过时，立刻发现了这个热心的听众，她顺手斟了一碗奶酒，给白音色楞递了过去。白音色楞脸上的肉不住地抽动，他迫不及待地接过酒碗，一饮而尽……

阿爸和朋斯格爷爷走出帐篷，亲切地交谈着什么，漫步在草坪上。额尔敦和小伙伴带着猎狗阿尔色楞，也来到草坪上玩耍。他们跳起了古老的安代舞，西勒胡叔叔用胡琴为他们伴奏……欢乐啊，渗透了宝力格草原。

(2)

夜，深沉的夜。

静静的娜日苏山坡上，小骑手额尔敦依偎在阿爸的坟墓上，他凝望着天宇的星星，回忆着往事，把一片片绿草叶揪着放进嘴里，细细地嚼过以后，又睡在地上，猎狗阿尔色楞伏在他面前，轻轻地舔着他的皮袍。额尔敦抚摸着阿尔色楞那大大的脑袋说：“你饿了吧？”

猎狗舔着他的手哼了两声，仿佛在说，它就是饿了。额尔敦的肚子也咕咕直叫，他从怀里摸出一块干烙饼，一掰两半和阿尔色楞分着吃。山风阵阵吹来，松涛轻轻作响，象是呜咽着低沉忧郁的歌。往事又翻腾在额尔敦的脑际……

阿爸他们回草原后，整天忙着宣传，发动组织群众，建立草原民兵组织，筹备成立宝力格草原行政区。在西勒胡叔叔的指导和组织下，以额尔敦为首的草原儿童团也组成了……正当贫苦牧民们欢欣鼓舞的时候，一个令人恐怖的消息传来了。那天傍晚，额尔敦和儿童团的团员们做完宣传工作回到家后，见阿爸正召集工作组和宝力格草原干部会议。阿爸激愤地对大家说：“国民军保安师十三旅旅长张大疤，拒绝执行和

平起义，竟然纠集顽匪发动叛变，到处烧杀抢掠。据侦察，他们最近很可能要占据我们宝力格草原这个战略要地。上级指示我们要迅速组织牧民们转移、隐蔽，以免乡亲们受难。我们要紧急行动起来，配合大部队，一举歼灭叛匪！……”

额尔敦和阿妈在毡包外面放哨，听着阿爸那铿锵有力的语气，他心中仿佛也卷起了一股风暴，他心想：如果敌人真的来了的话，我们儿童团也不是好惹的，也要和他们真刀真枪地干！

就在这时，敏珠儿和彤乐歌，急急忙忙地跑来把额尔敦叫到一边说道：“报告团长！白音色楞……”

彤乐歌见敏珠儿上气不接下气，便行了个军礼抢先说道：“报告团长，白音色楞刚才在浩特里跟乡亲们说：‘全国都解放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土匪来。谁说土匪来，谁就是故弄虚玄，现在正是畜群保羔的忙季，真要是跟着他们转移、隐蔽，畜群一定要受损失……’”额尔敦一听，觉得很不对劲儿，这家伙和阿爸刚才讲的话恰好相反，再说他怎么会知道有没有土匪来呢？阿爸刚刚在召集干部紧急会议，还没在大范围里传达呢……这个白音色楞可真够怪的，阿爸回来以后，数他最积极，主动叫人开会，给阿爸汇报这，汇报那，屁大点事他也要来说一趟。如果谁开会迟到了，他就以“维护纪律”的名义破口大骂，有时还拿马鞭子打

牧民。阿爸严厉地批评过他好几次。有一次因为以“维护工作组”名义打人，让阿爸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。可是工作小组的文书阿拉腾查干阿姨却很赏识他的才干，在筹备建立区政府的小组会上，阿拉腾查干还竭力推荐白音色楞当浩特长（注），并推选他当区政府的候选委员。

朋斯格爷爷坚决反对了这个意见。他说：“白音色楞这个人好吃懒做，外号叫加勒胡（注），牧人们都知道他……”

阿爸根据群众的反映，没有把他列为候选人，更没让他担任浩特长。

最使额尔敦生气的是，前不久，白音色楞又来找阿爸汇报什么，正好阿爸不在。这家伙半开玩笑似地对阿妈说：“郝雅尔大哥带回来的小娘儿们比你年轻得多啊！你看他们又到小溪边上去了！嫂子你可别吃酸奶子啊！（注）”

小溪边正好有两个穿军装的男人和阿拉腾查干在那里洗衣服。刚刚从那边回来的额尔敦听着他话里有刺儿，便怒气冲冲地顶撞他：“你给我阿爸造谣呢吧？等我阿爸回来，我非告诉他不可！”

（注）浩特长：村长。

加勒胡：懒小子。

吃酸奶子：这是指嫉妒。